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今古奇觀 第三十二卷 欺貧女怒觸雷霆

由來風水本無形，堪笑機謀用力爭。禍福若全憑地理，老天頭上不青青。

世之葬親者，泥於吉凶禍福之說，道者尋得好地，福祿可以綿長，子孫可以久遠，所以必要百計營謀，多方做作。甚至強爭偷葬，以致興訟，未得地之好處，而家私已蕩然矣。要知地理何嘗不有，總憑心地為主。古人云：「陰地好，不如心地好。」是知吉凶禍福，地亦只做得一半主。蓋地之於天，猶臣之於君，妻之於夫也。使吉凶禍福，地獨而主之，與天無與，是臣奪君權，妻奪夫柄。其君為庸君，其夫為懦夫，受制於強臣悍婦之手而莫敢誰何，國不成國，家不成親，曾是蒼蒼者天而如是乎？故人欲得陰地之吉，必先心地之善。心即是天，順天者存，逆天者亡，一定之理。無如世人惑於風水，要尋塊好地，把父母枯骨，博得子孫富貴，而自己立心行事，全不肯循著天理。此等逆天之人，無論尋來尋去，未必能得吉壤；即幸而得之，其後必有變局，或天敗其穴，或雷震其棺，以致屍骨暴露，子孫消滅，弄出稀奇古怪的事來。

宋時朱文公在浙江台州地方為推官，清廉明察，治獄平允，百姓的是非曲直，剖斷明白，無一被冤者。其時，黃岩縣有張、李兩姓爭一塊葬地，訟訟累年，告到文公台下。文公於堪輿之學，素來明白。宋理宗朝為建陵寢，廷議紛紛不一，文公出議狀，折盡風水諸家偽說，獨標真詮。今接得張、李爭地狀詞，知為風水起見，兩造各具呈子，各爭為己產，是張是李，一時難決。細閱張姓呈詞，云祖上置產的簿上有一行寫得明白，地係某年某月所得，有界石一方，埋在地下。文公遂叫兩造，吩咐道：「張姓簿上云，有界石埋在地下。今我著人同到地頭，掘開來看，如無界石，則地歸於李；倘有界石，則地歸於張。」兩人遂跟了差人同到地頭，只見滿地青草，石之有無，卻難預料。及掘到三尺之外，果有界石一方，是張姓祖上所埋，上面刻的字鑿鑿有據，回覆了文公。文公以此為據，遂斷歸張姓，李姓不敢再爭。張姓奉了官斷，築起墳來，將他祖父骨殖葬了。自葬之後，家道頓發，一日興旺一日。

文公去任後，隔了□餘年，偶有事故，重遊於此，見一老人，問他道：「歷任官府那個最好？」老人道：「只有前任朱老爺最好。」文公道：「審斷民事，可有冤枉的嗎？」老人道：

「事事決斷平允。只有一件：張、李兩姓爭地的事，卻斷錯的。」

文公道：「何以見得斷錯？」老人道：「張姓要奪李姓的地，預先將塊界石私自埋他地上，假造祖上置產簿一本，上寫某地有石為記。那知朱老爺墮他術中，掘見石頭竟斷與他，李姓有冤莫伸。自葬之後，張家果然家業日隆，看來欺心事只要瞞過了官，天也不來計較他了。」文公默然走到這塊地上，細細一看，果見山回水抱，龍脈有情，是一塊好地，日後富貴，正可綿遠，心上想道：「若論地理，自然該發；只是天理上說不去。」遂叫家人取出隨身帶的筆硯來，磨濃了墨，在墳牆上寫下□六個碗大的字，道：

此地不發，是無地理；

此地若發，是無天理。

寫畢，擲筆而去。

豈知聖賢說話上與天通，是夜一陣大雷大電，霹靂一聲，把墳上打了一個大窟窿，棺木提出，撇在墳外，跌得粉碎。次日，遠近觀者紛紛而至，見牆上有此□六個字，都疑是雷神寫的，後來訪得文公自悔斷錯此案，題在上面的。張姓陡遭雷殛，驚得半死，不敢復葬於此，家道也日漸消敗。

有的議論道：「天道難欺，神日如電。這塊地，既欺心占來的，雷公爺爺應該早下手擊他。難道文公未寫此四句以前，天亦被他瞞過，一任地理作主麼？」不知文公之重來問起，老人之說破緣由，急急去寫此四句者，皆天使之也。無不能諄諄然說出雷擊之故，特借文公之筆以發其奸，使人知地理雖重，畢竟要循天理。至今黃岩縣雷震墳穴尚存，人人看見的。

今再說一徽州府歙縣謀地的故事。看官們須要著眼，從來徽州風俗，最講風水，欲得一地，往往同了地理先生東尋西覓，不憚千里之遠。地理先生有好的、有歹的，歹的只要主人看得中意，便說葬了後福無窮，專望謝儀到手。甚至有得了墳客後手，假意說得天花亂墜，哄騙主人，千方百計，弄它到手；如不到手，倒像葬家子孫失掉了狀元宰相的一般。主人一惑其說，往往停棺不葬，遷延日月，以至搶奪搶占，奸計百出，此貪風水者之通病。至於「天理」兩字，竟丟在九霄雲外了。

話說明朝萬曆年間歙縣地方，有一人姓陰，家產廣有，人皆稱他為陰員外。其人存心刻薄，作事怪吝，獨好風水之學，請了有名地師在家講求地理。所以地之好歹，自己也有幾分看得出，吉凶禍福，講得活龍活現，好似得一吉利，就是子孫不讀書，也要發起科甲來的模樣。徽州一府地方，被他處處看到，無如中意者絕少。

一日，正值清明時節，同一看風水的假作郊外踏青，實欲於近處看看可有葬地。信步行去，走到一個所在，後山前水，左右皆有峰巒回抱，中間一片平陽，約有□來畝大。立在地上一看，大驚道：「何意此處卻藏一塊好地在此！正是『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』！」那地師便道：「員外今日看著此地，正是員外大福。若葬於此，將來富貴無窮，快快買了，就費了重價，也說不得。」陰員外道：「地固極好，但未識何人管業，肯賣不肯賣。」又周圍走了一遍，越看越有精神起來。看看天色晚了，只得回去。

明日，用過早飯，再到地上，走向鄰近人家，細訪地主何人。適遇一王老兒走來，卻認得陰員外的，問道：「員外在此看地，看中了那一塊？」員外道：「就是前面這塊平陽地，不知是那家的？」王老兒道：「此是前村朱漁翁的。」員外聽見是捕魚人的產業，心上一喜，自付道：「此地容易到手的了。」便道：「我實看中此地，就煩老兄作中，問他要多少銀子。如說允了，就可成交。老兄中金外，還當重謝。」王老兒道：「既如此，員外請回。我明日討了實信，到府奉復。」員外道：

「專候，專候。」兩下拱手而別。

到了明日，果見王老兒走來道：「員外，此事不成了。我將員外要買這地意思對朱漁翁說了，他說此係世代祖產，不肯換錢用的。再三說合，他終不允。員外別尋好地罷。」員外道：「他不過要索重價，多加些銀子便了。」王老兒道：「不瞞員外說，我已許他三百兩銀子，比常價已多幾倍。我又說：

『你無兒子，何不得些重價，以為養老之費？』他說：『我只有一个女兒，將來對親，窮人家無有賠贈，只有此地要作贈嫁的。若是別人要買，就許千金，我也不賣。』」員外聽見地不肯賣，便呆了半晌，心中已是萬千中意，那裡割捨得下，因想道：

「他要把這地贈嫁女兒，我就假說娶他女兒為媳，等事成了，再作商議。」算計已定，因向老王道：

「他的女兒幾歲了？」老王道：「□七八歲了，模樣到也生得好，不像漁家女兒。」員外道：「我的大兒子□八歲了，就與他對親，他肯麼？」老王道：「只怕員外不肯俯就，他有甚不肯？」

員外道：「老兄作中不成，就煩做一媒翁，成就此事。」老王道：「這倒是一著好棋子！果然如此，則人地兩得了。但為員外媳婦，太造化這女兒了。」陰員外就留他吃了點心，再三諄囑而去。

再說老王急急忙忙走到朱漁翁家，笑嘻嘻道：「朱兄，你大喜事到了。陰員外要買你的地，你要贈嫁女兒，不肯賣他，他說大兒子與令愛年貌相當，情願與你對親，豈不是恭喜的事麼？」朱漁翁道：「貧富不對，我是漁戶，如何與富翁聯姻！」

況我只一女兒，將來贅一女婿，要靠老終身的，這富家兒子，焉肯入贅？雖承陰員外好意，我卻消受不起。」老王道：「你錯了。這是他來求你，不是你去求他。他既願娶你女，決不嫌你低微。包我身上，你夫妻兩口接去同住便了。」一眾鄰里聞得陰家要與他對親，都走來攬掇，有的叫「朱阿哥」，有的叫「朱阿叔」，都道：「這頭親事，不可錯過。你女進了他門，便是富家娘子，

吃好穿好，難道倒是嫁一窮人，粗衣淡飯的好？」你一言，我一句，說得朱翁夫婦欣喜不已，就煩一村學先生寫了女兒的年庚八字，送與老王。老王藏在袖中，便起身道：「改日來奉賀了。」一逕走到陰家，送上庚貼。

陰員外聽知已允，即檢了定親吉日，送禮過去，說定本年八月行聘，九月迎娶。朱漁翁無不從命。

知人知面不知心，誰道奸人用意深？

吉壤已成廢棄，不如結網老江浚！

話說陰員外貪著風水，情願娶漁戶女兒為媳，原是騙局。

他大兒子聞得，心中不悅，叫道：「父親，我家門望，豈無富家大戶女兒相配？如何叫孩兒認漁翁為岳丈，與漁婆為夫妻？

體面上不好看，恐被人笑話。」員外道：「非笑由人非笑，好地我自得之。你道我真個要娶他女兒麼？這叫做『將計就計』。待娶進門後，此地到手，將來發富發貴起來，大人家，三妻四妾，常討慣的，你要他，與他做做夫妻，你不要他，把他丟在一邊罷了。這一計，管教他貼了地，又貼一個人，你慌他怎麼？」

看官！你想他對了兒子，說出如此沒良心的話來，教他日後夫妻那得和睦？定把妻子折磨受苦了。

那漁翁夫妻還道女兒落了好處，快活不已，粗布衣服不好與女兒穿了，定要買些細絹，做件好衣服。妝奩雖然沒有，原要置些隨身物件，教他帶去。男家下聘銀本來無多，用完了，將自己歷年苦掙的蓄積，都罄盡在裡頭。到了迎娶時候，又要誇耀人看，備酒請客，叫了樂人吹打，不惜破費，弄得力盡筋疲，方才打發得女兒出門。

陰家斯時□畝地尚未到手，諸事不敢□分苟簡，拜堂含盞，一一還他禮數。喜得新人雖是大腳，身段面貌也還去得，所以夫婦間情意尚好。三朝之後，接取漁翁夫婦到來同住，前堂設席請親家，後堂備酒請親母，女婿方肯叫丈人，叫丈母，朝夕相待，加意慇懃。漁翁夫婦歡喜無限，真似抬上九霄雲裡一般，便把□畝地歡手奉獻。

陰員外心事已遂，忙忙的築起墳來，將他父親棺木入土。

既葬之後，相待之情漸漸比前不同了。朱漁翁只道他為葬事忙亂，故待他冷淡。孰知一日怠慢一日，相見時佯佯不睬。始而每食四樣，有酒有肉，繼而供給漸薄，葷腥全不見面。女兒本與婆婆同吃的，後來叫他與父母同吃了。家人婦女見主兒將他簡慢皆冷眼相看，要湯沒湯，要水沒水，全不來答應，甚至背後妝鬼臉，說趣話。老夫婦時時氣得要死，暗地裡互相埋怨。

住及一載，陰家要討二房媳婦。女家姓聶，是一富翁，嫁來時，妝奩富厚，四櫥八箱，擺滿一堂。陰員外夫婦做出肉麻奉承來。諸親百春亦嘖嘖稱羨二郎有福，討了有嫁妝的娘子。大兒子本來看不上妻子的，今見弟媳滿頭珠翠，衣裙華麗，自己妻子身上穿的無一件好衣，頭上插戴一些沒有，相形之下，又氣又羞，把妻子竟如眼中之釘，肉中之刺，丈人丈母益發看不上。連日擺酒請男客，請女客，都不請他夫婦出來上席。合家熱鬧，獨有他老夫妻冷冷清清，不茶不飯，縮在一間屋裡。

朱漁翁氣憤不過，走出門去，到相識人家，消消悶氣。至晚回來，只見妻子與女兒相對下淚，問他為甚下淚，其妻道：

「只因你走了出去，女兒又受丈夫埋怨，道你這樣醜態，還要人前搖擺，削他面皮。兩下爭論，竟要動手打起來了。你道氣也不氣？」漁翁一聞此言，大怒道：「我半世無拘無束，今日倒被畜生拘管！我在此一年，分明無罪坐牢！罷了！罷了！

我寧可餓死家中，不要吃這碗討厭的飯了！」老夫妻相向而哭，一夜沒有睡著。

明日絕早，將鋪蓋卷好，把些舊衣服疊在舊箱子內，叫了一隻小船，搬下物件，走出堂前，告別親家親母，都回說沒有工夫，改日再見罷。女婿也絕不相送，只有女兒牽衣大哭。朱漁翁道：「女兒，我一時誤聽人言，害你受苦，如今我也顧不得你了。」三口含淚而別。合家見他去了，皆歡喜道：

「兩個老厭物去了，省得端茶送飯。」朱女聽見，好不氣苦。

隔了一日，丈夫又討起小來。是一皂隸人家女兒，也有五六分顏色，妖妖燒燒，如風擺荷花一般。丈夫愛如珍寶，夜夜與他同房共宿，大妻處連面也不來見了。可憐朱女舉目無親，還要受公婆作踐。只有弟孀聶氏，為了和氣，還肯叫他聲「嫂嫂」，時時走來說說話。

一日，回到婆婆房去，只見新討的妾也走進來，個個叫應，單單不叫應他。朱女發話道：「我是你的何人，不值叫我一聲？就是夫主寵愛，也要曉得分有大小！」那妾尚未開口，只見婆婆冷笑道：「分甚麼大小！你也不是千金小姐出身，他也不見得低微了你。不過這雙腳，你大了他的罷了！」梅香婦女聽了，都格格的笑個不住，羞得朱女滿面通紅，含怒歸房，思量尋一死路，只是放不下父母。聶氏看不過意，倒走來勸解一番，只得忍著這口氣了。

再說朱漁翁夫妻到家，鄰里都來探望，問他何故還家。朱漁翁夫妻恐怕丟丑，不好直說，只是含糊答應。正是「啞子吃黃連，有苦在心頭」。又除了破屋數間之外，柴米俱無，本有一隻漁船，為嫁女兒，也賣掉了，要捉個把魚兒變錢，漁具都無。又氣又苦，夫婦兩人漸漸害起病來，睡倒牀上，就要吃碗熱湯水也無人承值，那有請醫吃藥的理？不多幾日，漁翁一命嗚呼。妻子病中看見丈夫已死，心上一痛，也就兩腳一挺，急急的趕上去了！那鄰里見他屋內毫無聲息，走進一看，夫婦俱死在牀上，只得走到陰家，報與他女兒、女婿曉得。陰家父子只做不曉，吩咐家人不要報知媳婦。

鄉鄰回去，等了一日，不見陰家一個人來，便去對老王道：「當初陰家媒人是你做的，如今丈人丈母死了，怎麼不來盛殮？」老王道：「這也可笑，待我去說。」一逕走到陰家，要見陰員外。陰員外已知來意，推故不見。正坐廳上，只見員外的一個舊友走來，便將此事告訴他道：「前日員外自求對親，如何今日見他死了，不叫兒子媳婦過去？」那人道：「這個如何使得？《琵琶》上說得好：『婚姻事，難論高低，若論高低，何似當初休嫁伊？』你不要慌，我去與他說。」員外看來難減眾論，便走出來道：「我叫他女兒去便了。小兒卻不在家，改日去罷。」一面叫好了船隻，一面叫人報知朱女。

朱女聽得爹娘俱亡，號啕大哭起來，帶跌帶奔走到廳上，問父母如何俱死。老王備述一番，朱女哭倒在地。老王道：

「事已如此，不必哭了，速去盛殮為妙。」朱女要他丈夫同去，丈夫避不見面，心慌意亂，只得哭到房中，卷了些隨身衣服，叫一小婢拿了，跟著老王下船。

一到家中，捧著兩個屍首，哭得石人下淚，鐵漢傷心。旁人聽了，也不知落了多少眼淚。只道家中還有些用度，那知一空如洗。自己又沒有銀錢帶來，只得央老王將房子變賣，買了兩口薄薄的棺木。鄰里都來相幫，將他夫婦入殮，把棺木抬到空地上安放。丈夫影也不來，公婆絕不買一塊紙錢相送。

事畢後，老王道：「我接你來的，原是我送你歸去。」送到了門，老王也不去見陰員外，掉轉來就走了。

朱女一直進去，見了婆婆，淚下如雨。那婆婆千不言，萬不語，反道：「你這樣哭法，何不同了你好爹好娘一塊兒到棺材裡去！」朱女氣得答應不出，走到房中一看，那知箱籠物件，被丈夫都搬到妾房裡去了，只留下一牀一桌一几。正在叫苦，只見丈夫走進來道：「你的物件那個希罕，都在房內，其餘都是我家置辦的，由我搬去，與你何干？」朱女氣湧填胸，那裡忍耐得住，說道：「罷了！我也不要活了，與你拼了命罷！」一個頭拳撞去，被他丈夫隔倒在地，亂踢亂打，聶氏聽見，走來相勸，丈夫才丟手走開。只見朱女在地滾得頭蓬發亂，便叫一僕婦相幫扶起，放在牀上睡下，悄悄勸慰道：「大伯這樣行為，心腸太狠，勸你耐心等他回意。」朱女一句話也說不出，只把頭來搖。聶氏說罷去了。

黃昏時候，小婢搬進一盆小菜，一大碗薄粥，叫他吃夜飯。朱女叫他收去，起來關了房門，思量活在此永無好處，不如死了的乾淨，省得受人凌辱。嗚嗚的哭了又哭，到了半夜，便懸樑自盡。可憐朱大姐嫁到陰家，不曾一日快活，受了無數悶氣，一旦死於非命，你道一點冤魂散也不散？

明日直到飯後，不見他開門，叫又不應，大家疑惑起來，扳開側窗一望，只見直挺挺的掛在那裡打鞦韆，連忙撞門進去，摸他身子，已是冰冷，不知幾時吊死的。斯時，陰家正興旺頭上，欺他父母已死，又無親戚，遂買口棺木，草草入殮，並無一人說話。

公婆自他死後，倒像去了一累；丈夫只道死得好，待我另娶一個富家女兒，好不快活。白布也沒用一塊，功德更不必說了，竟若死了一個婢女一般。

一日，正值陰員外五旬壽旦，賀客盈門，忽聞青天裡霹靂一聲，震得遠近皆驚。有的道：「如此青天，如何有此霹靂？」

有的道：「必定打了甚麼毒物。」陰家正要留客吃飯，只見一人飛奔走來道：「員外，不好了！你家墳墓被天打了！昨夜無數鬼魂在墳上啾啾唧唧叫了一夜，今早青天裡忽下霹靂，雷火交加，把墳頭打下一個大窟窿，棺木提出數丈之外，四邊樹木皆燒壞了，員外須速去看來！」陰員外驚得呆了半晌，連忙趕到墳頭，眾人都走來看，果見棺木已提出穴外，墳土縱橫，墳旁打一大洞。眾人都駭道：「這是天不容葬了，作速遷葬他所。」

陰員外茫無主意，只得回去再處，垂頭喪氣，同了眾人一路走回。到一小石橋邊，只見朱漁翁夫妻兩個立著，一陣陰風，撲上身來。陰員外口中叫一聲「親家親母」，望後就倒。

眾人扶起，昏迷不省，將板門抬到家中，忽然開口道：「你這欺心賊！謀了我的畝地，氣死我夫婦，又磨滅殺我女兒！我有甚虧負你，下此毒手，害我一家？」眾人都道：「朱漁翁來索命了！」妻兒跪地求饒。又罵他妻子道：「你這老不賢，少不得死在我手裡！」又罵大兒子道：「你逼死妻子，想討好的，少不得也遭橫死！」許他做功德薦度，改葬他的棺木，只是不依。旁人見了，都不寒而慄。

亂了一夜，漸漸甦醒，對妻兒道：「冤魂索命，我不能久活了，你們好好保守家業。」自己便打巴掌，說道：「你要保守家業，為何把我家業弄完？」搶著牀前桌上一把剪刀，當心使刺。妻子慌忙奪住，只聽見喉間痰湧，雙腳一挺，頓時畢命了。兩個兒子見父親已死，慌忙置辦送終的事。殮方畢，大兒子坐在房中，忽見朱女含怒走來，嚇得汗流如雨。喊道：

「有鬼！有鬼！」眾人聽見走來，一閃不見。其後無人處，朱女每每在面前，因常佩一把樸刀，以刀揮去，便不見了。

一日，又見朱女走來，把刀一揮，只聽得「哎唷」一聲，鮮血直冒，仔細一認，卻把寵妾殺死在地，驚喊起來，合家來看，無不大驚，只得報他父母知道。其父是縣中皂隸，一見女兒殺死，便去縣裡叫喊，又率領親戚打將進來，一應傢伙物件，盡行打壞。縣官驗過，將兇犯帶去，當堂審問，稱係用刀逐鬼，以致誤傷。縣官不信，便動起來棍來，只得招認管他不應，將刀殺死。縣官大怒，責了三板收監。其母要救兒子出獄，拼將銀子使用，又買囑苦主，教他不要堅質。

無如縣官不肯枉法，白白費了銀子，仍舊問成死罪，其母鬱鬱成病而死。其後大兒子亦死獄中，單存二房夫婦，家道日窮，子嗣又絕，墳墓不能再築，把一塊分好風水地變為荒冢，至今岸旁窟窿尚存。

看官，你想人要子孫發達，還是天理要緊，地理要緊？假使陰員外得了這塊好地，把漁翁夫婦厚養終身，待得媳婦好，何至葬後被擊於雷公之手？只因昧良心，傷天理，徒費經營，不能享風水之益，反受了風水之害了。奉勸世人「欲求好地，當積德以致之；既葬好地，當為善以保之，自然後福無窮矣」。